

臺省疏稿

臺省疏稿卷之七

擒斬海洋巨寇大捷疏

據廣東按察司分巡潮州道僉事郭孝揭
帖稟稱會同鎮守總兵官郭成將各哨官
兵分定信地郭成坐督撫民兵船本年十
一月初二日曾賊船宗移葉蕪馬耳澳以
便脫遁本道一面催發閩兵初六日與郭
成兵船密布外海初八日舟師從外包裹
漸入圍攻曾賊知覺欲行逃遁被兵攔截

初九日兩省官兵進迫馬耳澳與賊攻擊
賊敗被兵焚燒賊船五隻續又燒燬二隻
隨據蓬州所差人口稟賊見兵集棄船九
隻檣併過船準備拒敵又准福建叅將張
元勲飛報統陸兵劄蓬州所地方上山瞭
見兵船與賊船自初十日午時交戰至申
時止賊船二三十隻敗退我兵成宗進剿
包圍不能逃遁隨准總兵官郭成手本稱
初九日曾一本聞兵已到分船四十餘隻

潛往揭陽地方留馬耳澳大小船五十隻
意俟兵船至日內外攻擊本鎮撥大船六
十隻封廣澳口防其出洋撥船五十隻從
磊口門出接應閩兵瞭見賊船五隻前來
迎敵當獲大白艚船一隻叭喇胡船三隻
大賊總一名擒斬三十三名顆催督撫民
林道乾督前船徑往揭陽截剿初十日夜
亥時據林道乾本鎮標下千戶王進報稱
截殺曾賊獲船二十八隻擒斬首從二百

餘名顆溺死千餘人等情除將功次器械
已發潮陽縣主簿吳悅指揮戴應先查驗
轉解等因又據福建副將蔣伯清差人口
報初十日夜官兵進剿燒燬曾賊船十隻
打壞船二十隻淹死賊徒不計等情各到
道除候獲全捷另報等因到臣案查海賊
曾一本等自擁衆突犯廣東省城河下肆
行焚劫遁回潮州等處沿海地方往來劫
掠勢愈猖狂該臣會同巡撫廣東右僉都

御史熊桴多方設策整辦兵船糧餉督行
總兵叅將兵備等官統督計剿臣又遵奉
明命移住肇慶府地方就近調度及會本題
請一面亟行福建巡撫總兵官督發官兵船隻
約會廣省將領隨賊向往相機夾擊通行
催督進剿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巡撫廣
東右僉都御史熊桴議照劇賊曾一本等
本累年之黠賊逞無忌之兇殘流毒無窮
沿海東西將徧擁衆逼省人民城郭頻危

罪惡貫盈神人共憤臣等仰承 明旨督
剿終歲焦勞轉餉徵兵憂深恨切今幸

天厭禍亂猝致閩師此賊方且分投剽掠猶出
哨於驕肆之餘何意會集兵船已布滿於
占據之澳旋圍旋擊奪獲三十餘艘而焚
棄者尤多連戰連捷俘馘二百餘功而溺
死者無算度量賊勢力殫計窮非旦夕殲
滅即遠遁海洋矣是皆仰仗我 皇上武
烈昭宣 來社威靈震疊 廟謨指授鄰

省忠勤實非臣等智慮所能及也除福建
海道副使張鳳來叅將張元勲副將蔣伯
清等部下所獲功次聽提督都御史塗澤
民查實開報及嚴督各該官兵乘勝亟擊
務收全功候事寧之日通將功次查覈明
白分別議叙另行題請外謹具題
知

議剿倭寇疏

據分巡潮州道僉事鄭孝呈報隆慶二年
十一月內倭賊一宗突攻石橋壩土圍本

月十二日又有倭船十一隻續到劫掠新安地方俱被鄉兵敵退十五日又有十三隻灣泊南竈共船三十餘隻近又探有大宗倭船一百餘隻不日抵澳本道即遵奉軍門明文督兵防截拜總兵郭成分兵追剿隨據潮州府報稱倭船九隻突從惠來縣溝梭赤澳地方登岸打劫博頭等村又船五隻在神泉澳登岸有該縣知縣施暉名色把總陳儒典史顏端卿等督領軍兵

於本月十六等日奮勇剿殺斬級一十七
顆生擒真倭二名從倭王四等七名奪獲
倭船一隻倭衣等件餘賊傷死數多敗走
開船十七日又有倭船三隻突泊澄海縣
新港燒船登岸被名色把總林瑞哨官洪
成等督兵血戰生擒真倭首李密等三名
賊總賊從沈完尾等一十八名斬級六十
六顆陣亡兵夫楊正豐等九名被傷陳奎
等四名前賊俱往平海所攻打城池官軍

敵退即於二十二日夜三更時分擁衆突
至碣石衛因本衛舊年已被海賊攻破人
無固志賊從北門襲入有先發守城名色
把總陳恩胡文元等官兵倉惶逃散該衛
掌印指揮任糧率軍禦敵不過被賊殺死
賊遂肆志焚殺勒贖人口查得前倭與海
賊程老黃老等合夥四處流劫兇猾異常
等因又據廣州兵備分巡道僉事周舜岳
報稱十一月十六日有倭船九隻由東海

大星洋乘風突至大鵬所龍岐地方登岸
劫掠十七日又有倭船六隻繼至泊在本
所河下沿鄉劫掠二十三日又有倭船九
隻突來湊夥弃船登岸扎架高梯一百餘
張連日圍攻所城官軍奮力戰守續奉軍
門督發名色把總五惟統等兵船一大哨
并指揮王憲領陸兵七百名兩路進剿前
賊多被殺傷銳死遂將原船燒燬解圍移
遁山逕潛往淡水等處地方等因又據伸

威兵備分巡惠州道按察使張子弘呈稱
倭賊一夥突至海豐縣南沙港攻打鹽溪
金錫等村督發總目廖鳳等兵兼同該縣
縣丞林士瑛巡捕倉官夏肯等帶領兵壯
設伏截殺陸續擒斬倭賊三十一名顆奪
獲倭刀倭旗等械解送紀驗又一顆從大
鵬所突至歸善縣地方攻劫平山驛見在
裝梯脩具探問道謀欲逼攻惠州府城池
及據原委守把官周邦棟等緝獲奸細馬

賢壽等審係來探城中虛實要在舉事即
今人心恟恟危如累卵乞速發兵應援等
因各到臣案查先據惠來縣申報倭賊突
至攻劫甲子等處已經具本題知及即
督行總兵兵備等官整兵剿捕去後今據
前因臣看得海賊未滅見在用兵乃今倭
警又急所在兵少不足剿禦臣近以嶺西
地方山賊充斥該道請兵鳴剿已行差官
前去廣西右江起調鎮安歸順下雷等處

狼土官兵七千員名尚未得到當即一面
差官前去催調一面咨會巡撫廣東右僉
都御史熊桴先募東莞新會等縣精兵五
千名委原任叅將王詔守備卜禎名色把
總周雲翔等統領前去防剿隨該巡撫熊
桴親到肇慶與臣面議機宜即就馳至惠
州就近調度各該官兵協力進剿賊聞官
兵大集將各處剽劫零黨悉併大巢即今
一夥尚在碣石一夥仍住平山每夥真倭

約二千從賊更倍皆悍黠狡詐內有演禽
布陣者爲之助害傷殘境土被害官民雖
各路官兵屢有俘馘然燎原之勢未易撲
滅必得兵倍於賊然後可一鼓掃蕩也臣
等一面用間離散土賊以孤黨與拜催調
廣西狼土官兵七千名及借取南贛軍門
殺手二千名至日協同在哨官兵懸示重
賞期在剿平候獲功之日與查實該衛失
事人員各另具題外謹具題知

議復梧州鎮班軍疏

准兵部咨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王同道
條陳四事內開二曰裁班軍以省行糧大
略謂兵以衛民而廣東之兵不得衛此方
之民督府開鎮於梧而廣州左右等十衛
香山增城等七所共撥官軍二班計一萬
餘員名哨捕共派廣東本折糧五萬石起
解梧州廣備倉以備行糧之用廣東資於
廣西甚侈及至廣西征遣又不免募狼土

之兵是在廣西爲虛名在廣東爲實費豈
非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要將前項官軍
內摘留二千名赴督府輪班其餘發回衛
所糧米扣留三萬五千石以濟廣東軍餉
之用等因該部未經行查以爲前兵實有
萬數兵糧似可減省遂依其所擬覆題移
咨前來臣查得廣東前項衛所官軍原分
二班更番前赴軍門鎮夷營分撥各處營
堡關隘守把并防守鎮城原非隨哨捕閑

散之役自開府及今百餘年遵行宜有深
意存焉非可以片言數語槩其顛末也今
將裁革中間事體於地方有無關係遽難
定擬隨行蒼梧守巡道右叅政曹天佑等
呈稱議照督府開鎮梧州總轄兩省原議
調發廣東官軍一萬餘員名本折糧五萬
石定自國初其來已久近年廣東詳允
守護城池及裁革總兵衙門已撤回官軍
并年久逃亡事故共五千餘員名見在鎮

夷營官軍共止四千六百餘員名分爲兩班每班二千二百餘員名是下班者亦彼暫時守城之數而實在鎮夷營者止二千三百餘員名而已及查撥守龍江等四營堡蒼梧藤二縣所屬非守梧州一城也撥守桂平之牛屎灣堡平樂之福登昭平等七堡俱隸平樂與潯州非獨守梧州也發守廣東之新寧恩平此二縣者廣東所屬非獨廣西之梧州也通計撥出戍守官軍

九百九十七員名尚存官軍八百二十餘
員名防守城池四百九十名隨鎮防護哨
守即諸凡捧執旗牌旗纛金鼓軍器軍等
劄子等役皆在其中委無閑散虛曠之役
况輪守城舖巡哨江道各官軍徹曉鳴鑼
逐更點閘日夜疲勞實無休息而各州縣
以省城劫軍之後多懷恐懼方且添雇打
手添募狼兵而窘於軍餉之不繼各屬紛
紛請兵征剿請兵協守而苦於兵力之不

數當事者日切隱憂尚敢為減兵之說乎
況所存實數止有一千三百員名耶如今
議二千尚少七百應於廣東撥捕及照廣
西山多田少猺獍占據土族狼兵隨據耕
食地之所出不足供一方之兵不得不資
糧於廣東近年廣東多事如折糧每多拖
欠橋稅亦漸減少計所入原額不過七萬
餘兩而每歲支給省城一萬六千七百兩
平樂三萬二百兩賓州一萬二千八百兩

潯州與本鎮漢達狼目之兵共四萬三百
兩通共該銀一十萬兩調兵犒賞之費不
與焉則此所派五萬石者縱使全納盡輸
亦難供各項軍兵之用當此勢急燃眉之
日又議扣糧萬一變起不虞誰任其咎此
皆理勢之必不可行者及照班軍戍守非
獨守一梧州也爲開府梧州而設也非直
體統欲尊嚴亦賴此以制三軍而威百蠻
也每歲征剿動調土族狼兵而土族狼兵

率皆桀驁不服調遣查點所以先臣韓雍
嘗以三萬餘兵戍守梧州與土族狼兵彼
此相制良爲有見今以軍餉不繼戍守不
滿二千較初設無十分之一又皆分撥各
營堡仍欲議減可乎本道竊以廣東官軍
戍守梧州非守梧州也所以守廣東之藩
離湖廣官軍戍守廣西省城非守廣西也
所以守湖廣之屏蔽議者直以廣西資廣
東之錢糧廣東資廣西之兵力其言似是

而實非也。且如以湖廣之錢糧養湖廣之
官軍，遠爲廣西戍守，何曾實兵力於廣西
乎？夫自各省分土而言，各自爲計可也。自
國家全盛一統而言，廣東西皆王土，皆王民
也。守廣西而後廣東可固，守藩離而後門
庭可安，其勢真有不可已者。不然，廣西猺
獞千穴，土狼萬族，山深菁密，境壤相錯，設
無梧州重鎮控扼之，朝發巢而暮踐郊矣。
恐不止海寇之縱橫已也。廣東雖欲晏然

可得乎此爲廣東計亦有不得不然者呈
乞深惟 祖宗之定制規畫萬世之遠圖
奏行廣東仍照前數撥軍及時運糧悉聽
梧鎮調度庶兵食不匱地方可安等因備
呈到 臣臣 備查前項班軍與糧米之數相
同復檢閱故牘審度時事沉思熟慮積旬
日而後敢略具始末以 聞惟

陛下垂察焉粵自 明興始平兩廣建官置守
紛無定議寇亂亦無寧時

憲皇帝加意遐荒拔叅政韓雍爲都御史假以
不禦之柄度越常規當是時兵馬錢糧皆
於南京科理選調兩京江西湖廣漢達官
軍不下二十萬物力充盛故所至如摧枯
拉朽無不殲滅彼雍誠異才亦委任權力
不同也嗣後分兩巡撫事不協一盜日益
熾於是用言官建議仍用雍總督而梧州
開府實自茲始本兩省交會之區諸蠻盤
踞之地必籍重兵彈壓始可警服群兇於

是調兵三萬餘戍守鎮城并分布兩省近
梧村堡以謹捕後漸減至一萬員名所
以貽東西百年之安良有以也歲久逃亡
減免強半僅存四千餘梧鎮日漸薄弱盜
賊滋蔓狼目驕恣勢已不可支矣今將併
見在四千之數而更減之即防守不周潰
亂四出難於控制異時推究禍本誰當任
其咎者且兩廣盜賊淵藪大者嘯聚山海
黨類數千攻城劫寨負固抗敵如曾一本

黎汝誠及大羅山古田鳳凰巢八寨十八山之類雖調遣狼兵招募浙福之兵勞費不貲未能即滅其次千百爲群聚散倏忽大者狼兵小者土兵調度得宜可施鵬剿則近日右江再舉之捷南韶嶺西並舉之捷是已又其次一二十人或二五十人接間抵禦突出焚劫隨時隨處有之正戍守官兵之責每有擒獲而囚之驚駭解散者尤多豈謂官兵盡爲虛設而紛紜鼠狗必

一一屬之狼兵乎今謂無益撤去恐賊無
忌憚縱橫愈甚勢不能不議復設也又梧
鎮在萬山中谿徑甚多前臨一水爲三江
下流徭獠往來通道城內空虛民居不過
百餘守禦所官軍僅五七十人所恃壯軍
容謹防禦全賴東省不待智者知所資之
侈也若謂耘人之田即湖廣亦戍守桂林
桂林豈楚人之田當時非謠諑審度當於
事理何得行之百年人無譏異至於扣留

軍餉之說尤爲不可廣西十萬常供每歲
皆出東省近自另設巡撫已分去數萬兩
今本官具奏又欲將比來橋稅亦留彼中
若皆分彼此而自爲計如此則日侵日削
東省可絕不相顧梧鎮可廢而廣西全省
亦可弃置不守矣臣誠不敢雷同狗建言
之意妨地方之計也近日嶺西道梗又遠
調狼兵徵調犒賞之費出於廣西亦不貲
豈可槩謂爲耘人之田凡以天下大一統

仰藉 朝廷威稜總攬於上百司同心供
濟於下使兩省各保無事則已何敢分彼
此出臆見以恣爭勝之說所據各道呈報
前因誠非得已至於東省用兵勞費未已
事雖專屬巡撫督率屢奉 綸音兩地經
理糧餉皆臣之事臣雖欲分彼此不可得
惟兩省艱危窘迫之苦獨臣與該省當事
諸臣知之不敢不一盡於 君父之前也
如蒙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將廣東見在

一六五
班軍四千餘員名照舊分兩班戍守其額
派本折糧五萬石亦如數調撥以克梧鎮
漢達狼目各兵之用廣經略有裨兵防允
賴地方可無意外之虞重鎮稍存建設之
意矣

鵬剿右江淥里等處功次疏

據廣西右江兵備道副使鄭一龍帶管撫
慶叅將事遊擊將軍丁山呈稱鵬剿慶遠
宜山都亮等賊除已獲功外慶遠府知府

秦桧守備田義又於隆慶二年十月十三
十四日督兵殺獲小都亮首賊覃公養覃
定杳覃萬米覃萬料藍貴縣藍奉威藍陽
藍招藍萬全韋廷占并從賊級共一十五
顆生擒從賊一名韋引十五日據差招安
千戶張誼帶到被虜人洪慶宜審供有賊
一百在漁翁峒躲避當令慶宜引路差指
揮胡維屏千百戶等官張誼等督押目兵
連夜抵峒包圍共斬獲賊級五十七顆都

亮既平尚有賓州之淶里上林之淶闊與融縣等處寨賊俱應鵬剿就據上林縣知縣羅嘉慶稟稱淶闊賊徒告欲聽招本道且從撫諭惟淶里峒賊倚恃地形險阻負固不悛乃密行調兵委指揮王瑞康仁總督千百戶等官姚弘仁丁紹華等分領於本年十一月初三日寅時分道並進直抵淶里上下二峒包圍攻剿陸續據指揮康仁并千百戶丁紹華等解到殺獲淶里下

峒首賊常明滿潘明高潘父賴常富常公
侶潘樹在常公奴并從賊級共四十五顆
生擒從賊二名常婆女常特住指揮王瑞
解到殺獲淶里上峒首賊黃京黃公才潘
道全潘道讚并從賊級共六十三顆生擒
從賊潘父豹石特師石特鄧常陳明四名
又指揮王碧及目兵蒙賢等與保長鄉夫
人等共殺獲首賊黃滿黃公結并從賊級
共四十三顆生擒首賊潘公雷并從賊覃

得先帝特養帝特三帝父送黃特培等共
四十二名并各俘獲賊屬共八十七名口
奪獲賊水牛二十一頭黃牛十六頭馬二
匹又原任守備金策督同千戶陳國賢百
戶余言把督李道基領兵於本月十八日
卯時攻剿融縣嬰田村斬獲首從賊級一
十二顆又指揮王瑞督千戶周維新陳嘉
猷於本年十二月初七日自淶里移師進
剿來賓縣南四里大老下莫籠村古僕等

賊武宣古毫里懷縛紙劄思勞等賊王瑞
部下斬獲首賊謝明廣并從賊級共六十
七顆周維新部下斬獲從賊級九顆陳嘉
猷部下斬獲從賊級二十四顆小旗小旗
一部下兵斬獲從賊級六顆千戶姚弘仁
親斬賊級三顆指揮康仁督千戶王光
臣何應秋領兵亦於本月初七日獲剿來
賓縣南四里頂獨潭村等賊康仁部下斬
獲賊首韋鐵環并從賊級共三十八顆生

擒從賊常特換陸特塘陸特行三名王堯
臣部下斬獲從賊級一十二顆何應秋部
下斬獲從賊七顆又千戶黃元舉領兵進
剿南四李宅村等賊殺獲賊級一十三顆
及各處把截千戶等官姜良卿等督兵斬
獲賊級共四十一顆生擒從賊常公雍常
力盈等五名并各俘獲賊錫共四十七名
口奪獲賊牛共一十六頭馬一十四匹通
計各起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共五百一十

二名顆俘獲賊屬共一百三十四名以
獲賊水黃牛共五十三頭馬一十六匹備
開獲功首從人役姓名數目呈報到臣案
查先據呈詳計議鵬剿所屬宜山賓州來
賓等州縣各處稔惡寨賊緣由前來臣已
批允施行又於梧州府庫貯查發軍餉銀
兩前去賓州應用去後續據該道及遊擊
將軍丁山呈報鵬剿過大小都亮等處共
擒斬首從賊人賊級三百三十一名顆已

經具本題知訖今據前因通計鵬剿過宜
山大小都亮賓州淶里融縣嬰田來賓南
四里武宣紙劄等處劇惡巢賊二次擒斬
首從賊人賊級共八百四十三名顆臣看
得前項賊徒據險爲巢久恃負隅之勢聚
衆作梗時肆出押之兇村寨爲之傷殘人
民被其殺掠罪惡已極決所必誅緣地方苦
於匱乏遷難興大舉之師而人心急於溺
焚遂議用鵬剿之計茲賴官兵用命賊黨

盡殲巢穴蕩平根株已拔自此懲一戒百
克振兵威諸寇當稍知斂跡隨機撫禦可
不勞而定矣除將生擒賊犯鞫審明實遵
照題 准事例處決梟示賊屬牛馬變價
充賞各該官兵所獲功次仍候巡按御史
紀覈明白另行分別論叙具 奏外爲照
副使鄭一龍心切救民轉餉徵兵費省而
功倍意專滅賊發縱指示動中乎機宜與
遊擊將軍丁山矢竭同心共濟之義用收

擒斬掃蕩之功二臣勞勩似應稍示優異
先行量賞以勵人心使東西當事諸臣各
知奮勵以懋膚功實亦救寧山海之一機
也伏乞 勅下兵部查議施行不勝幸甚

勘議 王府宗室事情疏

據廣西按察司呈奉撫按衙門案驗前事
依奉行據委官桂林府通判蔣奎平樂府
通判林允達平樂縣知縣陳學乾臨桂縣
知縣李蒙亨呈稱公同 靖江王府長史

司長史吳一元散拘得紀善舒燁及齊
原告約尸邦毅中尉約趙經棠經弁經搯
邦違邦距經誦經褐約懋約蹻約箭約部
約踟經警經抱經詒邦酋與十三輔房長
約跽規俵規征經資約郊經茅經闕約淵
約記邦革邦芮經巡約郊并提弔軍校趙
七兒沈懷義梅四兒王脫子等各到官會
勘得隆慶元年正月二十日夜二更時分
布政司外巡風吏葉邦訓周仁思等因夜

深封鎖司前延熙坊柵欄門有宗室經
贖經賂在於宗家飲酒夜回噉叫柵欄不
開彼時肆酒逞兇喝令家人用鐵錘衝破
柵欄打毀鐵鎖仍又趕打守門地方人役
次日各役具呈布政司見得事干宗室
備行長史司於本月二十五日啓王戒
諭主囚痰疾至二月初五日暫行長子
任昌差門副孫忠典仗胡學帶領軍校趙
七兒沈懷義梅四兒王晚子等拘拿經贖

經賂并家人可得等時經賄經賂各因中
酒病起推搡不前趙七兒等扭拽至府孫
忠稟將經賄經賂先行監禁至初七日方
弔出押至古鐵牛寺門請令旨傳將經
賄責三十五棍加五竹皮經賂責五十棍
加十竹皮二宗不服孫忠復令軍校揚
大相楊信鄭祖兒王寅等扭按伏地責治
訖各發落回家彼經賄經賂各因忿恚沉
重經賄於二月十五日夜經賂於本月二

十二日夜各身故約尸經來經認經拙并
經賂嫡男邦毅各恨孫忠督令軍校凌辱
酷打具詞捏稱長子任昌差孫忠帶同軍
校二百餘人來家抄沒奸淫婦女等情赴
按察司告要相驗屍傷中尉約趙經裳經
搥并邦蓮邦距經褐經詒等各因與王
舊有讐隙要得乘機報復就會衆軟血城
隍祠內將已死身屍移至十字街通衢日
夜叫號嚷罵仍要從拿官校人等毆打出

氣房長約銓規俵規証明知各宗兇橫不
行阻止以致益肆無忌至本月二十五日
本司催行桂林府委官臨桂縣署印經歷
羅紹智帶領吏仵前去相驗已死經賾經
賾二屍因宗室人衆勢兇不容委官細
驗逼令仵作供報傷痕當場填註屍格仍
捉拿紀善舒燁百戶戴若用等收殮責令
看守情真今據所報傷痕除臂腿脚下受
刑去處各傷係依法責打其經賾右肋經

賂左右腰眼各有紅色審係官校趙七兒
梅四兒王脫子并楊信楊大相鄭祖兒沈
懷義王寅等拘押刑杖之時扭按所傷不
足致命再勘奏內所稱經賄經賂發落回
家之日即有別房各派懷奸稔惡之輩為
伊用藥醫治敷貼致死等情審因經賄身
故之後頭髮脫落迹有可疑今審各宗與
經賄經賂妻男俱各不肯證認無憑鞠究
又經詰所奏到本王先年違犯各事情查

得嘉靖二十六年已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徐南金奏奉 欽差兵科右給事中王國楨刑部署郎中張祉錦衣衛副千戶萬文明會同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右侍郎張岳巡按廣西監察御史蕭世延會委多官勘問明白具 奏嘉靖二十七年六月十七日該刑部等衙門會題奉 欽依罰住祿米半年訖又嘉靖三十七年二月內 本王因召各宗入府要將春夏二季

祿米扣解輸助大工各宗不服委將抗違
宗室邦華邦莞等責打監禁有約勸邦葉陸續
病故經詰恠稱內官黃載屏去飲食致死
具告巡按御史龔愷叅奏該禮部覆題奉
欽依寫 勅戒諭內官黃載行廣西巡按御史
勘明具奏黃載一向久逃未結又勘得

宗室約璫先年因告爭屋地辱打長史吳朝喜
被啓 本王將璫責治監禁因病身故璫
子經排二十七年赴京奏擾被禁間宅經

排男邦養四十年又赴京奏擾亦被送禁
間宅原係違例越奏所致似與王府無
干該各職會看得前項各奏告事情經賄
經賂二宗委因責打致死雖孫忠不無
譖稟之情軍校間有拽扭之事然孽由自
作法所當加縱有他傷亦非故害邦毅約
已等捏詞興告尚出迫切之情約趁邦蓮
等聚衆軟血尤屬抗違之甚乃至肆行兇
逞驚動地方名為伸雪死者之冤實為報

復宿讐之計及經詰所奏指摘多端皆係
先年勘明之事俱經奉 旨罰住祿糧寫
勅戒諭無容再究合將 宗室約趁等量加罰
治使立黨肆兇者稍知所警而 王府之
事權可振法度可行矣其奏內中尉經弁
經誦約蹠約懋約箭約部約跣經營經抱
邦茵與房長邦芮約郊經茅約記約郊等
審係干連姑免衆究內官孫忠與軍校趙
七兒梅四兒王晚子楊信沈懷義楊大相

鄭祖兒王寅俱應依律究治梅四兒趙七
兒王晚子楊信見該別卷問擬梅四兒死
罪趙七兒等各充軍應聽從重歸結其經
賄經賂二宗子幼貧窘情有可憫似當
議恤即令擇日安葬以慰亡魂及經排拜
眷父子久禁閒宅情罪可矜相應查照

恩詔奏釋以慰各宗之心等因呈報到司該
本司堂印按察使郭應聘會同布政司掌
印右布政使周倣帶管分守桂林道右叅

政余敬中分巡桂林道副使程大賓都司
掌印署都指揮僉事王倫會勘前情相同
爲照 靖江王府宗派藩衍自 祖宗以
來家法甚嚴諸宗皆秉禮守義地方亦賴
安堵至嘉靖三十七年間本王以獻助爲
議刑罰過重諸 宗因之不服鈐東畫押
久廢朝祭久缺馴至於今渙散無統恣橫
無忌至有弟弑其兄子弑其母而不能制
者其諸背理傷道之事難以悉數軍民受

其害官司被其凌侮議者深爲地方之
憂今王方奉新勅鈐束諸宗而經
賄經賂適以克恣自罹罪咎在王誠非
無故而濫刑在二宗誠非無辜而致死也
約鈐等輒挾宿讐群聚聲告晝夜喧詈至
以請討爲辭而經詆復牽摭勘明往事遣
例奏樓房長約鈐等不行阻止其罪皆有
不得而辭者蓋在昔日則以尊凌卑之權
不可不抑在今日則弱本強枝之勢不可

不扶所以爲 國家存大體爲地方杜大
患也合將鎮國中尉約趁輔國中尉經棠
經褐奉國中尉經搯邦連邦距經詒房長
約踰規侏規征各分別住支祿米以示罰
治約厓經棠經認經拙係經賁伯叔兄弟
宗幼邦毅係經賂嫡男情由迫切姑免罰究
門副孫忠華職不許營求管事軍校楊大
相鄭祖兒王寅沈懷義各問擬應得罪名
楊信梅四兒趙七兒王晚子各聽別

卷重問

擬經賁經賂二樞尚未營葬雖其死由自
致而情亦有可矜查得先年約勸監禁身
故該房長規仕告蒙巡按御史高應芳批
司議給銀一十五兩以助殯葬今經賁經
賂子幼家貧尤爲足憫似應倍處行布政
司查將喪禮銀內裁別項無礙官銀支給
二宗妻另領回營葬經排邦審聽候原詳
題請至日施行其內官黃載查照該卷
另行提結仍乞 天語叮嚀 靖江王并

戒諭長子任昌自今以後痛釋前讐務存寬厚
以上體 祖宗之德下服 宗儀之心毋
得聽信奸人撥置自貽後悔再照 本王
之於 宗室固有統握之分尤貴惇睦之
情自嘉靖三十七年以後諸宗不赴晝扣
朝祭凡名封祿米等項率未舉行即今宗
幼二三百名或年穉逾壯而未及媾婚或
子女多人而米食全祿至有貧乏不能自
給喪葬不能如禮者以致情義愈踈讐怨

自積紛紛報復無時可已此今日之事所
由起也若不早爲調停竊恐釀成禍變不
惟非宗藩之福尤非地方之福也伏乞并
請區處凡各宗一應名封祿米等項未經
舉行者各行從實開報長史司啓王知
會應奏請者即與奏請應保勘者即
與保勘不得仍前留難致滋怨望如遇朝
祭畫押日期初次長史司預呈布政司委
首領官一員會同各房長督齊各宗室

如期赴府舉行以後日期房長徑自督行
其畫押事規仍照嘉靖三十九年題 准
十三輔各立一簿以免守候之難各 宗
如再抗違阻撓聽 王指名叅奏處治庶
法紀彰明情義聯屬而地方賴以無虞等
因到 臣 案查先該前總督兩廣兵部右侍
郎譚綸題奏前項事情又該 靖江王邕
等奏前事奉

聖旨禮部會同法司看了來說該本部會同刑

部題奉 欽依行移撫按衙門從公會勘
明白指實具奏以憑覆 請施行等因又
准禮部咨爲門禁事該 靖江王府奉國
中尉經謁奏爲 勅查惡王依附權勢流
毒一門罹冤三代懇乞 天恩調勘部院
叅詳以正大綱大法事該禮部題奉
欽依將經謁送回交割及將奏詞備咨到臣臣
即會行按察司一併會勘詳報去後今據
前因臣會同巡按廣西監察御史蔚元康

覆勘前情無異內除見禁閒宅經排邦養
近爲請釋閒宅人犯以定法體事該臣
會同巡按御史朱炳如查勘得經排事干
屢犯相應照舊拘禁邦養情有可矜相應
釋出已經題請無容再議合候

明旨至日施行已死經賁經賂二樞尚未營葬
該司以其子幼家貧議處恤塋查有先年
約勸事體相應准照聽其處給其內官
載亦聽查照該卷原行提結俱不敢煩

外臣等議照南方宗室惟靖江王府
藩衍爲最悖理違法亦惟本府宗室爲
多自嘉靖三十七年以來本王有因公
科擾之失致疎睦愛之情諸宗遂恃族黨
之強幾亡上下之分由是朝祭盡押等禮
一切不行積習驕頑無所顧忌而悖理犯
法將莫知所終矣嘉靖四十五年該言官
建議伏蒙先皇勅諭責成本王鈐束
當奉命更新之初適遇經賁經賂深夜

行兇之事將以行法示警自難姑息徇情
因而拘拿責治似非過當彼各邂逅身故
夫復何憾乃約趙等抵以平日之怨含蓄
未平遂借同黨之故因而呼號結構約趙
等既爲房長不能禁止反陰相附和縱橫
張勢幾成大禍均屬不法相應示懲叅照
鎮國中尉經裳經褐奉國中尉經榼邦連
邦距經詒派出 天潢罔遵 成憲忘親
藩之名分而軟血誓衆徒欲報復私讐背

勅命之誨嚴而攘臂通衢其同市井無賴房長
約跽規俛規征容縱宗強既非家教之善
陰相黨附寔為朋比之奸以上各宗內
經詎擅離封域不思禁例之嚴撫拾奏詞
又犯不實之戒本當從重但其越奏在本
王指名叅奏之後事出有因情非得已姑
應從寬與約跽約跽等各分別罰治者也
其約已經案經認經拙係經賁伯叔兄弟
邦彥係經賂嫡男各橫誣本王之非法所

當寃但因憤至親之死情有可原相應姑
免罰寃以示寬恤者也門副孫忠心本愚
冥行尤恣肆寃二宗於幽禁自招譖害
之疑督諸校以嚴刑致損寬仁之體人心
共惡情理難容相應革職以快衆心者也
軍校楊大相楊信等雖聽使之人情無故
害然決杖之過罪亦難逃內楊信梅四兒
趙七兒王晚子各別卷皆有罪名相應從
重歸結楊大相鄭祖兒王寅沈懷義俱應

依律問擬者也緣約趁等俱宗室孫忠

係王府內官伏乞勅下該部議擬上

請令無將約趁等各分別量罰住祿米約厓

等姑免究治孫忠革職不許營求管事楊

大相等行巡按御史提問發落庶人心知

警安分守法而意外之虞可杜矣再照尊

卑本以分定親愛湏以情通在宗室之

於親王固當恪守不可逾之分而親

王之於宗室亦宜曲全不容已之情今

本府朝祭盡押廢弛有年而諸宗名封
婚娶等項亦久停閣宗室分義既乖
本王禮制亦廢委屬未安仍乞天語叮
嚀靖江王并戒諭長子任昌務崇親
義盡釋私讐仁厚存心公平處事凡諸
宗名封等項悉遵典制速爲查理不得淹
遲致生怨望其朝祭盡押率由舊章着實
舉行宗室俱要恪守祖訓以禮自愛
毋蹈前愆若有不服拘鈐非爲妄作或恣

意欺侮等項聽。王審實輕則量行責治
重則叅奏處分如此則讎言怨釋而情理兩
全法紀脩而禍患自息。宗藩幸甚地方
幸甚

叅論總兵知府攻訐疏

據鎮守廣東地方總兵官署都督僉事郭
成呈稱職統兵住鎮潮州府城於隆慶二
年九月初九日巡歷潮陽至本月十九日
回潮州二十日有潮州府領兵把總謝恩

帶兵牟朝海等五百名持刀擁至本鎮公署門首彼時牢子劉汝悌等驚奔出探被傷楊茂等七名頭額手足等處該道郭銓事聞知親來禁止及詢究乃知本月十三日係本鎮廣州前衛指揮同知劉興倫被歇家潮州府皂隸曾志得誣姦被候知府杖死義男劉亞二同旗軍黃世寬等六十人赴道告理遇該府到道攔路哀鳴該府疑是各官率軍告狀分付謝恩帶兵訪護

不料謝恩過於用情領兵前來嚷鬧致傷
各役歷觀知府侯必登用意抑兵先曾杖
死浙兵今又杖死品官裁革冗員兩月不
給糧食等因粘連抄白劉亞二告稱劉興
倫死於非命情詞一紙又據潮州府申往
知府侯必登關稱查得郭總兵部下在潮
苗蘇廣兵共一千九百五十九員名內把
總副總遙授指揮千戶及報效等官共九
十五員十羊九牧坐耗官糧候查明另給

續因本職赴分巡道遞文出門忽被前兵數百名各執兇器圍攔毆打致傷左膝闔城鄉官生員百姓救護方得免害又揭稱劉興倫強姦曾志得男曾繼祖妻親夫捕獲蒙道發府監候懼罪投井身死今假此以歸兇戾之罪而報不遂侵冒軍餉之愆等因又據兵備僉事郭孝揭報大略相同該臣照得各官在總兵官則稱該府裁革其兵糧兩月不給仍杖死職官在知府則

刑被總兵部下圍毆傷膝其申辭印一則
身膺重簡一則職專守土均有安攘之
責即今強寇在境不於此時協謀和衆計
議滅賊却彼此攻訐有同兒戲古有先

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今乃仍血氣之剛而忘
分義皆非政體已行巡撫右僉都御史熊
梈訪求公論責以大義務全體統其節約
兵食並聽該道酌處支給知府不得徑情
直行部兵須嚴節制總兵不得輕聽鼓惑

各須自平私忿務以報國安民爲事毋
相攻訐致啓釁端仍要見應否卽議衆寃
咨報施行隨准右僉都御史熊桴揭帖內
開訪得知府候必登與總兵抗禮而徧急
不遜恐兵月多有虛數而給餉逾期積痺
劉興倫之犯罪不行究問禁斃於獄其孽
或由自作其死尚屬未明至如鎮兵之侮
辱民兵之格鬪禁戢未能官常有損在總
兵官郭成則紀律欠嚴軍威曷振斤將各

官應叅緣由備咨到臣該臣看得廣東潮州地方山海盜寇連年猖獗議設總兵欲其振揚威武殄滅乂安該府知府職任專城亦有滅賊安民之寄各宜公爾忘私協心共事庶幾有賴今乃任性立威好剛使氣將官與守土忿爭何望兵食相資共收安攘之功也叅照廣東潮州府知府侯必登負悻直自恣之性多和平濟事之能逞刑罰幾於不中殊非牧愛之體禁軍職致

其暴死不思律例有違戕削兵糧意圖節省實褫統領之權呼號士庶本出倉惶卒迫驅逐之跡鎮守廣東地方署都督僉事郭成身為大將手握兵符平時鮮禁戢之嚴部下敢於犯法臨事無解息之術若將任其紛爭劇寇未能即除小釁豈宜致競此二臣者皆見小節而昧大體均應重究但前項情罪未經勘明執詞未定似非文移切責所能屈服時下兵務方殷用人為

急如蒙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合無將侯
必登先罰住俸給與郭成仍任俸俱戴罪
供事共圖戒賊仍行巡按御史將指揮劉
興倫致死根因勘究明白具奏 定奪庶
官常以肅庶職知警再照兩廣分設總兵
等官未久禮儀體統俱無定規總兵叅將
與各府州縣官謂非統屬動輒計較禮節
致起爭端每以小嫌有妨大計併乞

勅下該部定議將各官文移關白體式與彼

此接見事宜酌量定擬題奉 欽定通行
遵守庶禮達分定人無踰越事無窒礙其
於軍機重務非小補也

議處有司官員疏

准吏部咨爲兩廣軍情重大懇乞

聖明速賜究處失事人員及剿除事宜以救危
急事該本部題看得廣東海寇猖獗不止
武職當任其咎文官亦難辭責合候

命下移咨兩廣總督侍郎張瀚如巡按御史一

時未到會同巡撫都御史熊桴即將該道
守巡兵備拜府縣掌印巡捕官逐一評品
要見何官才力有餘應該存留何官才力
不及應該更易就於附近堪任官內坐名
具奏等因奉 聖旨是該道守巡兵備有
司等官應該存留更易的着總督撫按作
速查覈具奏欽此欽遵備咨到臣竊惟司
道綱紀一方守令愛養百姓人之賢否而
地方休戚繫焉誠不可不慎擇也茲蒙我

皇上軫念選方選求良吏臣等敢不仰承除海
道副使某兵備僉事某該巡撫都御史熊
桴先已咨部改調外廣東巡按御史自下
委未見到臣謹會同巡撫廣東右僉都御
史熊桴將見任有司各官備加詢訪政行
及行各該司道查取考語逐一參酌評品
如歷官已久而民心相安或蒞任雖淺而
可望後效才力稱任照舊存留及肇慶府
陽春縣知縣某剝民玩寇貪穢彰聞廣州

府香山縣知縣某誣盜索財贓跡敗露俱
經告發拿問不敢槩及外謹以亟當議處
者 上陳訪得肇慶府新興縣知縣某性
迂緩而張弛無能事沉湎而衰病日甚精
神倦於案牘志氣奪於需求親男林文通
飲酒宿娼縱而不禁戶吏程睦過錢說事
信之不疑稱收各項錢糧每十兩多加一
兩支放均平雜用將官銀攙和低銀積穢
如山叢怨滿耳廣州府龍門縣今丁憂知

縣志貪昧而徇其所好處偏僻而恣其
妄為用皂隸黃文璫鄒亞養為爪牙尋害
無辜百姓倚吏書立文相茹理明為心腹
誅求徧及四民生員劉漢打死吳國齊重
情也受賄百金而吳國譽反坐以誣告之
罪千長劉子永窩盜莫永興賊犯也納銀
五十而劉金可至有訐告之詞受黃朝宜
賣法之金蘇朝恩父子俱斃是可忍也索
黃長安不遂其意施氏之夫婦幾亡此何

法乎以上二臣賊私狼藉物議沸騰所當
罷斥以警官邪者也廣州府順德縣知縣
某貌本清爽心實糊塗政每涉於因循弊
奚望其振刷聞寇移家先避大失人心斷
獄聽囑無嫌遂生衆怨為人命而受潘少
倫區汝週之金收頭陳仁伯為之過送因
叅缺而得馮金周道之賄門子吳勝實先
交通總甲排年之常例不辭丁田役銀之
火耗頗重但年力尚壯改悞可期韶州府

英德縣知縣某猥瑣而識見不融衝繁而應酬罔逮用刑太過李知府嘗訐其非居官貴清馮副使亦叱其短審均徭而重貧輕富莫門子通賄可疑編民壯而逐甲需求雖客總亦所不免往跡似知改悟民間久已離心况茲多盜之區難保克終之績廉州府合浦縣知縣某瑣才不堪任事大言徒以文奸慕寬仁鞭朴不施左右全無畏忌任疎散政務不理案牘何以稽查信

庫吏莫汝忠為奸行止聽其指使倚牌頭
曾廷穩用事關節因以潛通城守不嚴難
禦縱橫之寇奸弊滋長致銷良善之心以
上三臣才力已難支持操守未甚狼狽所
當調簡以示器使者也肇慶府陽江縣知
縣某年逼桑榆已無振作之氣行復偷惰
又非卧治之才案牘付之吏胥改換者盜
印隨手詞訟行之里老私和者交紙扣頭
刑吏賄賂宿娼事發而納賄求免門子挾

財放潑傍案而高聲自如衙門有左右知
縣之稱聽訟來原被同科之誚歷任未久
誤事已多瓊州府定安縣知縣某乖戾之
性疎拙之才意在沽名假慈祥之態以要
譽心多貪得為狐媚之行以欺人紙牘不
登循環悉充私橐均平加收火耗尤罰公
堂檢勘先通賄賂查盤索受過山吏胥弄
權士民切齒韶州府曲江縣知縣某才力
綿薄性資迂遲一邑之政務本非繁難諸

山之賊巢甚為隣閭門稱病既無弭盜
之方訥口無言徒有素餐之愧邑治廢墜
人心憂惶以上三臣交事原非所長儒術
或能自勉所當改教以示曲全者也及查
訪得廣州府三水縣知縣周行韶州府仁
化縣知縣王繼芳南雄府始興縣知縣黃
佩皆才力有餘政體練達處以小邑未竟
厥施俱堪調衝繁之任者也如蒙乞

勅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乞將某

等罷斥某等調簡某等改教以為有司不職之
戒各員缺合無就近以周行補香山縣王繼芳
補曲江縣黃佩補英得縣以簡調繁以某補合
浦縣某補始興縣某補定安縣以繁調簡各給
憑到任其陽江新興二縣地曠民頑為盜賊之
藪順德縣路衝邑鉅實繁劇之區乞將進士選任
三水等縣乞於舉人中選其精銳老成者銓補庶
不才不得貽害大小各稱器使賢能益勵政行而
瘡痍困苦之民咸有蘇息之望矣

七卷終